

狱 中 四 年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新疆烈士传编辑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革命回忆录，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了激励他们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我们编辑出版了《前辈话当年》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中的文章，全是由在新疆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干部亲自撰写的。文中所讲述的，都是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它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前辈在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艰苦的战斗历程，寄托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是向各族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动教材。

这套丛书将分集陆续出版。

目 录

- 〔 1 〕 祁连山突围记……………饶子健
- 〔 14 〕 红西路军到新疆……………曾纪银
- 〔 18 〕 重返延安……………喻新华
- 〔 24 〕 边陲星火……………许 亮
- 〔 28 〕 严峻的考验……………郑亦胜
- 〔 37 〕 秘密通讯网……………刘护平 李握如
- 〔 45 〕 无罪囚童……………鄢仪贞
- 〔 55 〕 《囚徒歌》……………陈谷音
- 〔 62 〕 狱中四年……………秦化龙
- 〔 82 〕 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马淑良
——回忆马明方同志
- 〔 89 〕 回忆我的老师吉合同志……………王韵雪
- 〔 96 〕 怀念白大方同志……………高登榜
- 〔 102 〕 对天山之民的怀念……………刘晓雯
——记祁天民烈士在新疆

祁连山突围记

饶子健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以后，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红九军、红三十军和一方面军红五军团西渡黄河，于十一月十一日组成了西路军，向甘北西进。开始，虽然全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打了一些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但是，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部队的处境日益险恶。九军古浪一战，兵力折损过半。五军高台、临泽（沙河堡）血战七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余部（军部机关和剩余部队）靠近三十军主力，同八十八师合并，总部命令我到八十八师任参谋长。不久，三十军在倪家营子又与敌人血战九昼夜，杀出了重围。我军且战且走，从梨园口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经过四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兵力已由西渡黄河时的二万一千多人减少到一千五百多人。

“石窝”转移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下午，我师和兄弟部队撤退到了祁连山的石窝。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从石窝顶上向下看去，山脚下马步芳匪徒燃起了篝火，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这时已经是弹尽粮绝，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都拿起了武器。

黄昏时分，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崖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下一步行动方案。当时，我忙于把几个团的剩余人员整编到二六八团，因此，没有出席会议。天色完全黑了。师政委郑维山同志开会回来，向我传达了总部的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为了缩小目标，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回陕北去；我们三十军剩余的人员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带领，到祁连山左翼大山里打游击。会议还决定把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护理照料。

漆黑、寒冷的夜里，深邃的空中繁星闪烁。干部们在山坡上来回奔走，忙着整编队伍，安置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砸坏带不走的武器，烧毁无用的文件材料。我安排好了行军的队伍，又根据郑维山政委的吩咐，从部队调了十几枝盒子枪，并到供给处领了一些

经费给总部送去。从总部返回后，带领了几个战士，扛了副担架去抬师长熊厚发同志。熊师长是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在南流沟战斗中负的伤。他左臂的动脉血管被打断了，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由于缺医少药，伤口化脓，胳膊肿得圆鼓鼓的，根本无法动弹。见到我们来抬他，怎么也不干，硬是要坚持自己走。经我们再三地劝说，他才勉强地上了担架。我们抬着熊师长，迈着沉重的步子，顶着无际的黑夜，走进了渺无人烟的祁连山的深处。

离开石窝的第三天中午，部队在一个小山头上休息。我听说熊师长要求留下来打游击，便劝阻道：“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呢？还是跟部队走吧！”

“不，我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我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不能因为我而把部队拖下来，部队要赶快走啊！”他说着说着哽咽了，泪珠簌簌地落下来。

顿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难舍难分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安慰他说：“打游击困难大，还是找个有人烟的地方隐蔽几天，等伤养好了再回部队吧！”可他还是坚持留下了。

原来，石窝会议以后，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首长去找熊厚发同志谈话。

互相告别时征求他的意见，熊师长当即要求给他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写一封党组织介绍信，并说：“我熊厚发死不了，咱们回到延安再会面！”说完，献出了手上仅有的两件东西：一块手表，一架望远镜，作为他的党费。李先念政委含泪从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纸，写了党员证明信，李卓然主任郑重地在上面签了字。熊师长慎重地把它珍藏起来。

我早就听说熊师长是一个年轻威武、英勇善战、闻名四方面军的好干部。两个月前，我调到八十八师工作时才和他认识。当时，他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团的干部情况和战斗作风，见我没有警卫员，就调来了一名。我说：“现在部队战斗人员少，我有勤务员帮助做些事就行了！”他怎么也不同意，再三对我说：“斗争环境这么恶劣，还是带上吧。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们在战斗中结下的友谊却是十分深厚的。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分手竟成了诀别。我们分手不久，马匪军在一次搜山时发现了熊师长和保护他的一排战士。在与敌人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全部壮烈牺牲了。

冲出绝境

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我们忍受着寒冷、饥饿与疲劳，连续几天在祁连山里同敌人回旋，幸亏天上飘着的雪花，掩盖了我们的足迹，这才摆脱了尾追的敌人。这时，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祁连山。走出祁连山又到哪里去呢？我们苦苦思索着。

一天，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以探询的口吻对我说：“饶子健同志，给你一个连到山里打游击怎么样？”

“不行啊，政委！这地方人烟稀少，敌人是四条腿（骑兵），我们是两条腿，怎么赛得过呀？要死咱们还是死在一起。你就是给我一杆枪当战士也行，我决不离开部队！”

李先念政委听了我的话，便说：“那你就到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帮助杨秀昆团长把部队带好！”说完，就随手写了个纸条。我二话没说，接过条子就去一支队报到了。

当时，一支队的队长是杨秀昆同志，政委是曾日山同志。曾日山同志中等个子，面目清秀，身体比较瘦弱。他是一个老党员，长征途中曾担任过红五军团

的代理政委。他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工作很有魄力，与董振堂军团长合作得很好，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后来张国焘派黄超担任红五军团政委，把曾日山同志调到总部机关长期不分配工作。在这艰难困苦、生死考验的时刻，有些人动摇了，而曾日山同志却始终随着部队行动。如今分配他到团里当政委，他毫无怨言，一如既往，积极工作。

三月份是解冻化冰的时候，但祁连山里还是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许多同志没有棉衣，就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御寒。有的同志赤脚穿着单鞋，在雪地里行军时脚上冻裂了一道道口子，鲜血不断地流出来。没有粮食吃，大家就打野兽。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

一天黄昏，部队来到一个背风的山坡上休息。曾政委见大家的情绪低沉，就叫钟立彬主任去把几个连队的支部书记叫来开个会。不一会儿，大家都到了。曾政委先总结了前一段时间行军的情况，然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虽然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在陕北，革命无疑是要向前发展的。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到底，保存有生力量，革命就有希望。在战胜严寒、战胜马匪的艰苦战斗中，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做一名钢铁战士！”

曾政委铿锵有力的话语，象春雨一样滋润着人们久旱了的心田，坚定了每个战士的斗志。会上，曾政委还要求每个党支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同时，还对如何开展互助、如何搞好宿营、如何防止冻伤等问题作了具体布置，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个朝霞绚丽的早晨，部队正要出发，曾政委突然快步走来，兴奋地对大家说：“好消息！我们的电台与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到新疆去！党中央还派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接应哩！”

这个日夜盼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象一阵春风吹散了每个人心中的愁云，大家心情豁然开朗，许多同志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什么寒冷、饥饿、疲劳、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部队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干部、战士的精神振奋起来了，长久没看到的欢腾场面顿时出现了。

安西突围

经过四十三个昼夜的艰苦战斗，部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当天，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遇到了曾政委（他当时已调到二支队工作）。支队政治部主任钟立

彬同志问他：“曾政委，到新疆还有多远？”

曾政委稍加思索后说：“不远了，可惜没有地图。接着，他站起来，目视着远方，忧虑地说：“我们出山了，生存下来了，可是还不知敌情怎么样呢？要准备战斗啊！”

“碰上敌人就打，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我和钟主任异口同声地说。

曾政委坚定地说：“对！一定要冲出去，到新疆去！一定要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一定要重返抗日前线！”

部队又向前进了，不久来到了安西城外。夜里，工委领导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打下安西，部队休整一下。

第二天夜里，攻打安西城的战斗开始了。我一支队攻打城的西南角，二支队攻打城的东北角。一接上火，城里的敌人就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射来，子弹不停地飞落在我们阵地上，只见登上城头的部队一次次退了下来。这时我们才知道，在攻城前不久，城内新开来了敌人的一个团。天快亮时，上级命令把部队撤退到王家围子。这时，城里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地冲了出来，直扑我阵地，把我们住的村子包围了起来。我们立即组织火力把敌人顶住，准备等天黑



以后再寻找机会突围。

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过来，打中了钟立彬同志的头部，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脸色惨白，嘴唇动了几下，话没说出来就闭上了眼睛。钟立彬同志是和我一起从五军团调到三十军的。长征路上环境那样险恶，他挺过来了；可就在即将回到党中央身边的前夜，他却牺牲了。我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当天晚上，敌人在我们的反击下退回了安西城。我们迅速向北转移，整整跑了一夜，天明时到了白墩子。部队刚开始生火做饭，只见背后沙漠里烟尘滚滚，一片黑压压的马匪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立即撤到了村外的沙岗上，伏在一个个小沙丘上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敌人从正面无法突破，就从两翼包抄过来。我们乘机在沙漠里边打边撤，一直撤到了红柳园。

红柳园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骆驼站”。站前有一条从戈壁滩穿过来的公路直通新疆，公路旁边的一根根电线杆由东向西伸过去。部队在红柳园周围的沙丘上与敌人对峙了一个下午。战士的弹药快用光了，火力渐渐减弱。马匪骑兵冲破了我军的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击，并命令我带一个连在侧翼沙丘上组

织排子枪射击，就这样又把敌人打了回去。军首长当即命令大部队顺着电线杆子迅速往西北方向转移。我则带领一部分战士在原地作掩护，一直守到天黑，才向大部队赶去。

星星峡会师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带着掩护部队来到了星星峡附近，远远地望见前方山头上有两个哨兵在游动，不知是自己的部队还是敌人，部队暂时停止了前进。为了弄清情况，我骑上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匹大灰马，把大衣斜背在身上，手握着掖在腰里的盒子枪，两腿一夹，就向前方奔去。

刚到星星峡山口，守卫山口的两个哨兵立即高声地喝问：“哪一部分的？”

“中国工农红军！”我大声回答。

哨兵一听，就急忙向后面招手喊道：“他们来了！”

接着，来了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军官。他跑到跟前握住我的手，连忙说：“你们辛苦了！我是新疆的部队，专程到这来接你们的。”我一见是自己人，便向后面的同志招招手，要他们前进。

新疆的友军把我们招呼到房屋里去休息。我一边

休息，一边将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带领大部队突围后的方向告诉了友军。他们立即派出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红旗，装满了饼干、罐头和水果前去接应，终于在离星星峡三十里的地方把他们接着了。一路上还收容了不少失散的战友。

突围的部队终于在星星峡会师了，先后到达的有四百多人，可我始终没见到曾政委。后来通过二支队的同志们才得知：在红柳园战斗中，曾政委带领二支队坚守在阵地的前沿。部队转移时，警卫员腿负重伤，他立即跳下马来把警卫员扶了上去，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边走边打，落在了后面，被敌人包围。曾政委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我们到达星星峡不久，从迪化（现为乌鲁木齐）飞来了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给养。“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以及腾代远等同志带着四十多辆汽车到星星峡接我们来了。见到党中央代表，我们象孩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一样，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全体同志在星星峡附近的山窝里整队集合，听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向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亲切地慰问，然后说：“在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只下剩几百人，但是，你们是革命的

种子，将来可以发展到几千，几万，几十万人。你们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出来的革命的宝贵财富。”

陈云同志充满革命激情的话语，如同潮涌在同志们心中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感情的波涛。我不由地想起了西路军转战的悲壮历程，想起了熊厚发、曾日山、钟立彬等无数倒下去的首长和战友，眼眶又湿润了……

（作者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年曾任西路军总支队参谋长、总支队长等职）

红西路军到新疆

曾纪银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红西路军左支队突围到新疆的四百多名指战员，在星星峡休整后乘车来到了迪化。开始，部队驻在西大桥公园西北侧的一个纺织厂里，对外称“新兵营”。不久，我们又由纺织厂搬到了小东门外的营房，在这里整编为总支队。

总支队除有一个干部大队外，在下面还设了四个大队。总支队队部的直属单位有：医务所、总务科、无线电班、警卫排（以后编入一大队第四排）。部队整编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迪化利用苏联支援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学习军事技术。各大队的分工是：一、二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三大队学习装甲车和坦克技术，四大队学习炮兵技术，无线电班和医务所则学习本科业务。后来经党中央批准，总支队还挑选出二十五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身体健康的同志，